

夏征农文集

2

XIAZHENG NONG WENJI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辞书出版社



夏征农



夏征农文集

2

XIAZHENG NONG WENJI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辞书出版社

卷头语

夏征农同志,是我们党内一位跨世纪的革命老人,明年是他百岁寿辰。从1926年大革命时候起,他在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受住了大革命失败、敌人监狱、白色恐怖、革命战争以及党内斗争等各种严峻的考验,无私无畏,奋斗不息,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夏征农同志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是处于顺境还是处于逆境,总是根据党章对党员的要求要求自己;既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掩盖自己的缺点错误;既反对附和盲从,又反对自由主义;提倡民主,反对“一言堂”;一心为公,从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

我们编辑出版这部《夏征农文集》,一是为了祝贺作者的百岁寿辰,使之成为对作者的永久纪念;二是为了向读者提供一份关于作者的革命生涯、理论修养、思想品德、学风文风的完整资料,以便学习研究。

这部文集共分五卷。第一卷,理论与实践;第二卷,文艺与大众;第三卷,小说、游记、戏剧;第四卷,诗歌、词曲;第五卷,杂文。这五卷的文体和内容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但理论文章是这样,文艺作品也是这样。作者的每篇小说、每首诗词,都是现实的反映,针对现实,歌颂什么、反对什么,爱憎分明,具体体现了作者的马列主义文艺观,这是值得读者学习的。

以上,是我们出版这部文集的简略介绍和对文集的基本评价。

我们谨以高度负责精神向读者推荐这部文集。

本书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资助出版,谨致谢忱。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年12月



上图.20 世纪30 年代的作者像

下图.1934 年摄于上海申报流通图书馆, 前排左四为作者。





上图：在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全国鲁迅研究学术研讨会上讲话，左二为作者。

右图：2001 年上海图书馆举办《夏征农革命文化生涯展》，作者在开幕式上致词。





上图，作者和夫人方尼同志在看作者为《历史文化书稿》一书的题词。



上图. 作者近像 (2002年初春 谢新发 摄)

目录

卷头语

第一辑

为什么研究文学？	(3)
所谓文学的“普遍性”是存在的吗？ ——答“文学社”问	(9)
批评和鉴赏的区别在哪里？ ——答“文学社”问	(13)
怎样建设大众语文学？	(16)
再谈建设大众语文学	(20)
通俗文学讲话	(24)
我对“国防文学”的一点浅见 ——为《文学界》征文而作	(70)
新文艺理论的建设者——鲁迅	(74)
新形势下的文艺工作与文艺工作者	(95)
也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35)

认真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40)
鲁迅的方向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152)

第二辑

所谓“民众剧”	(189)
漫谈电影	(197)
关于社会主义戏剧的创作问题	(202)
关于音乐舞蹈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问题	(262)
在京剧革命化的道路上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280)
电影也必须反映现实	(295)
当前文艺作家的历史使命	(300)
话说古体诗词	
——我对古体诗词的一些思考	(305)
中国古体诗词会消亡吗?	(310)
一个郑重的建议	(316)

第一辑

为什么研究文学？

读者诸君：你们对于文学很有兴趣吗？你们也需要知道一点研究文学的方法吗？那很好！方法是研究一切学问的手段，没有正确的方法，研究任何学问，都将费力多而成功少。三家村的学究，不是往往读了一辈子书，还写不通一封信么？这就是方法不对的结果。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认为方法就是一切，有了方法，就坐着可以成为文学家。不是的！方法是与实践不能分开的。错误的方法，固然会产生不好的结果，倘使离开实践而空谈方法，也就只有使方法变成神秘，变成不可捉摸的东西。方法是重要的，但正确的方法，既不是什么个人可以制造出来，也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它是前人的经验的积集，它是随着文学史的发展而发展的。一个文学者，只有从艰苦的实践中才能真正把握着方法的正确性。

提起学习文学的方法，首先触到的，自然是研究的目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文学的问题。无论做哪一件事，或研究哪一门学问，都必须预先有一个目的；没有目的地干，是决不会有成功

的。而且,同是做一件事,因为目的的不同,其结果也往往完全相反。比如,拿制造毒瓦斯来说吧,有的是为了化学工业上的需要而制造,有的却是为了战争杀人而制造。前者,是于人类社会有益的,后者就成了毁灭人类社会的恶魔,是帝国主义者屠杀被压迫民众的利器。我们是要造福人类,还是要毒害人类?如果对于这一先决问题没有正确的回答,其他便都成为空谈了。

那么,为什么要研究文学呢?

这问题,如果早八十年提出,是可以完全不假思索回答出来的,或者有人听了还要笑你在发傻。不是吗?自孔老二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口号后,读书从来就是“求功名”的一种工具,整部文学史,奉仕文学占了极大篇幅,另外是失意官僚的山林文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除了做官,研究文学好像再没有其他的目的。

然而,现在不同了。随着小皇帝的滚蛋,文学早和做官分了家。文学再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文章报国”,也只成了没落的官僚政客的哀鸣,文学已经现出了它自己的质朴的本来面目,已经在向着它自己的路途进展。

因此,对于文学的认识,就必须打破一切传统观念,给予全新的评价,研究文学,也就必须具有另外的更高的目的。

文学和做官分家的结果,一方面固然使文学在一般热中利禄的士大夫眼中跌价,另一方面反而使山林文学的领域逐渐扩大;因

为一般遗老遗少，做官既不行，只好死抱住文学，借以娱乐自己和抬高自己的身价。虽然他们自己不承认有什么目的，但在我们看，其目的是与把读书当成做官的工具的士大夫们殊途同归的。这样，对于文学就形成了两种表面上好像完全不同的说法：有些人想把文学打入地狱，有些人却想把文学捧入天堂。由于前者，就有所谓文学无用论，以为文学是一文不值的，是要不得的，曾经放过“放屁，放屁真正岂有之此理”的文学屁的吴稚老更进一步下了“文学不死，大祸不止”的警告，劝天下青年都把科学顶在头上，把文学去揩屁股。由于后者，就有所谓文学至上论，以为文学是不受任何束缚的，是最尊贵的。玩古董，谈性灵，捧袁中郎，以及劝青年读庄子文选等等，都无非是想替文学重新建筑起一座皇宫，而在那皇宫门前树起两块“文学重地，俗人免入”的虎头牌。文学高超了，他们也高超了；他们还要站在半空中训诫你们：“研究文学是不能有什么目的的，我们都是为文学而文学！”

读者诸君：你们想想，这种态度，是不是你们应该抱定的态度呢？你们抱定这样的态度去研究文学，是不是可以达到你们理想的最高目的呢？

我可以替你们回答：不！

把文学打入地狱，或把文学抬入天堂，都还是传统的看法，是把文学驱入邪道，有意阻碍其正当的发展。虽然他们用的是新名

词,他们的危害文学,却与“皇帝陛下”的“开科取士”的用意并没有出入。这与你们的研究文学丝毫不相干,反之,你们应该认清这对你们是有毒害的。你们既没有苦茶可吃,更没有太师椅可坐,如果文学只可以消遣,只是士大夫们的专利品,你们为什么还要去研究呢?你们都是困于生活的人,都想在艰苦的社会环境中寻出一条生路,那么,你们的研究文学就必然是为了你们实际生活的需要——能够提高生活的兴趣,能够揭示生活的前途。

难道,文学可以当饭吃吗?

当然不可以的;但真正的文学,却毫无疑问地可以当作精神上的滋养。

文学,正确地说,是错综社会生活的形象的表现。所谓错综,就是它不是限于表现社会的一面,而是表现全面;肯定的跟否定的,光明的跟黑暗的;尤其表现某一社会的特征,表现那各方面的矛盾、斗争,以及由这而促成的发展。马克思认为读了巴尔扎克的全部著作,好似读一本法国十八世纪经济史。列宁称托尔斯泰为十九世纪俄国的镜子。这些决不是瞎捧的话。因此,我们研究文学,第一,必然是为了要认识社会的真实,认识社会的动向,明白社会上的各种类型的人物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因而决定自己生活的方针。

我们读了鲁迅的《阿Q正传》,就可以了解中国社会是怎样充

满了封建势力,那些封建人物扮的是怎样的鬼脸,我们要成为一个现代人,就一定要将这鬼脸剥下,造成一个适宜于生存的环境,也一定要使那些鬼影绝迹。我们读了茅盾的《子夜》,就可以明白,中国的民族资本在帝国主义跟封建势力的夹攻下,怎样找不到它的出路,而这些帝国主义,封建残余,以及民族资本家又是怎样共同在向着中国劳苦大众进攻。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子夜》已经明显地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这样说,也许有人要问:如果是为了这样的目的,研究社会科学,不是更好更直截了当吗?

这一问是对的,然而,这也就是我要回答“为什么研究文学”的第二点。

文学跟社会科学,固然同样是以社会为对象,同样在使人认识社会的真实,但两者由达到这最后结果的路却不同。前面曾谈及,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表现,所谓表现,是把社会的现实用文字再组织起来,给那里面的人物各画出一个脸谱扮演给读者看的意思。所以它的作用,不是直接告诉读者如何如何,而是要读者自己从那演出中去感受。社会科学便不是这样的。社会科学根据事实的分析,直接告诉读者如何如何。举例来说,如果社会科学是“演讲”,文学却要归入“化装宣传”了。

所以,我们是绝不能因为社会科学而抹杀文学的特殊任务的。